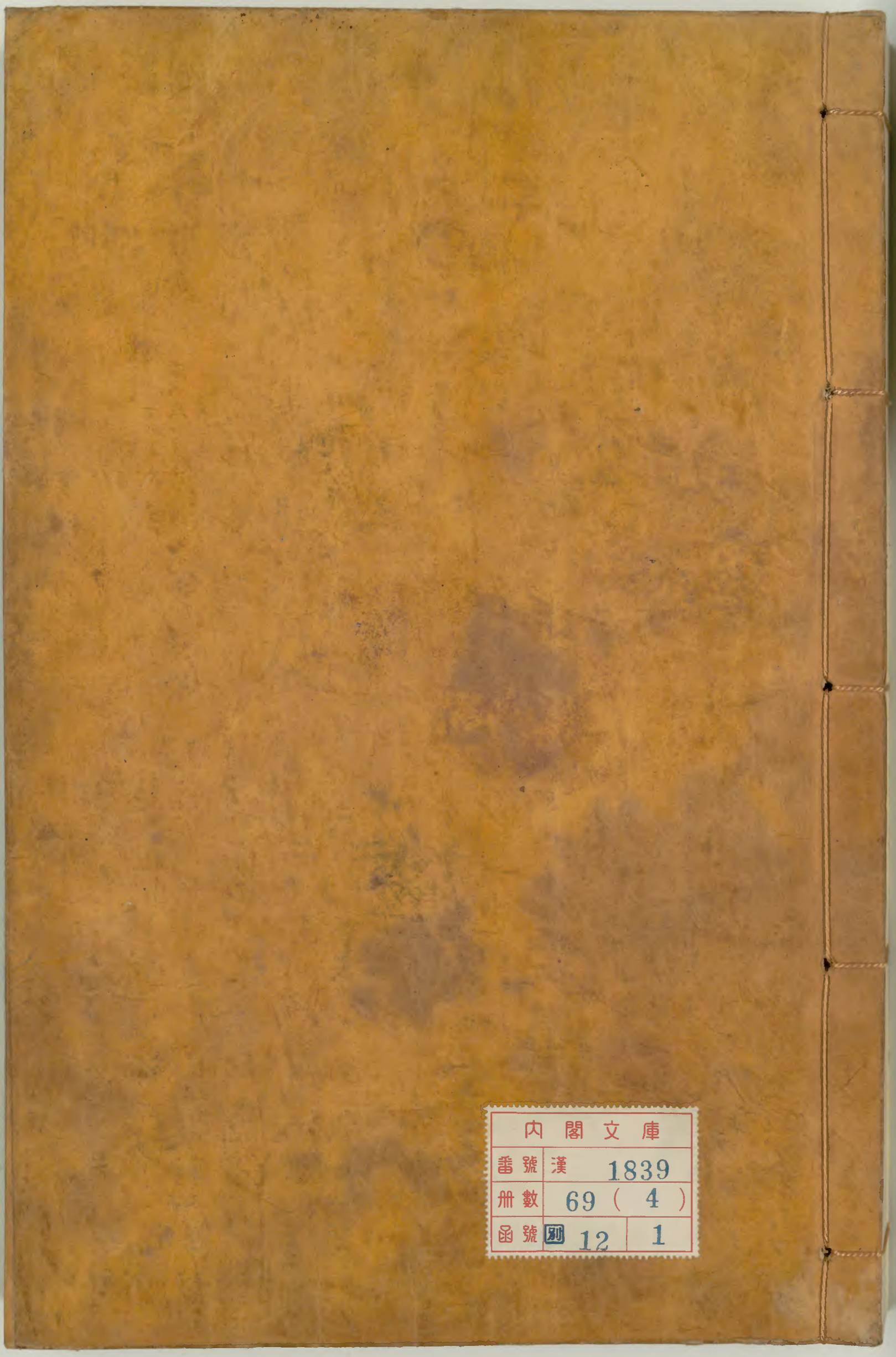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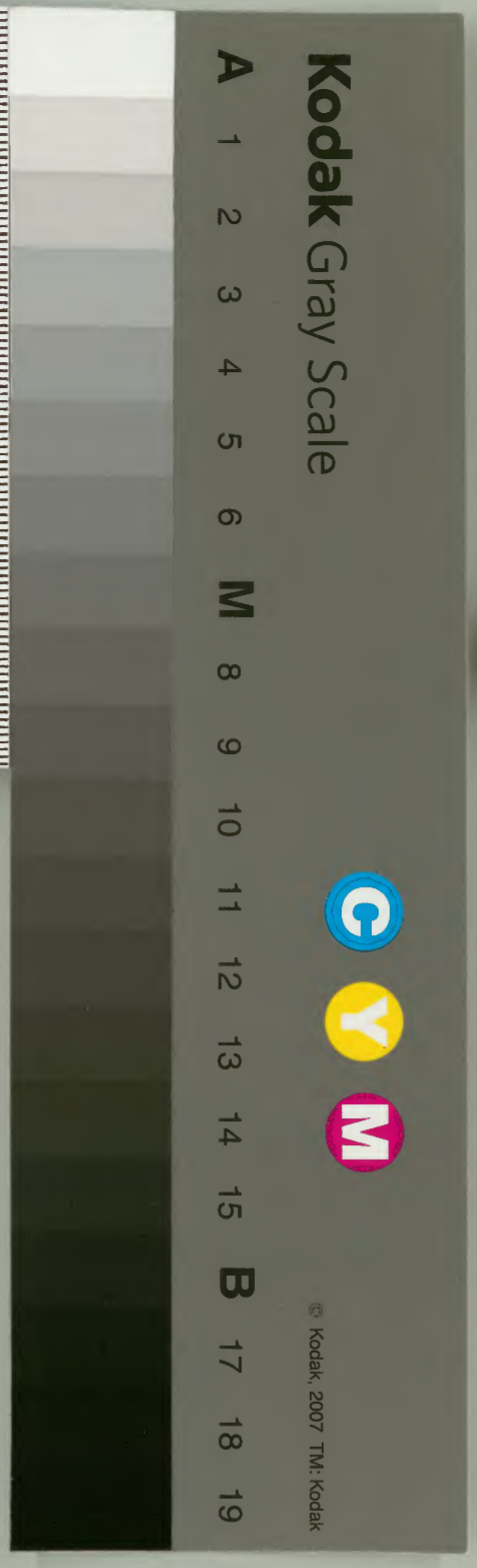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4)	
函號	別	12 1



卷之九

漢草文庫

詩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澄字

敗歲風口好出門欣得朋復招里中彦及此雲

間僧行行涉清波斯亭一來登徒倚綠樹蒼摩

坐蒼石移過瞻原野春仰視天宇澄

山正峻嶒時禽悅新陽潛魚躍草沙

愁予膺長川詩日落寒烟凝

尊照華秀顏感川徂雅齒歡

深凭

山遊分韻賦詩得出字

坐見春氣深清陰晝
律不有塵外蹤何

愁寂行行整巾履散漫步書時身還自得

但之峯婆娑茂樹下左右寒流洑亂石

身之蒼根於焉憇腰膝追遊固才若逢過亦奇逸

怡邀愧深情晤言永茲日君有尊中物我進沂

上瑟日又不得留餘歡未云果

三月晦日與諸元為真率之約斐回石

馬晚集保福偶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綠陰追隨昔勝侶邂逅即

初心杜蹟莓苔古禪扉竹樹深移身真暗日畢

景共披襟儉德遵賢範哇詞愧雅音清如應更

好逸想寄雲岑從口約後合

此與鄰曲諸賢修寒歲事轉憂石馬追

補斜川之遊而公濟適至欲罷首出和

陶之句以紀其勝輒亦酬答兼呈

請同遊者請其入

且代謝無時日入抱孤念感此成

川流歲月今幾許長

元享靡遺立且復置往

起相酬未知

林樂無餘

長如此吾生復何家

行視武夷精舍作

山九折溪然沂此中半水潏波浪開浮綠春

以渙武夷曲不特深開平緩綠綺可矣上有蒼

石屏百仞聳雄觀巖露垠堦突兀倚霄漢

夷二下按地峭立如方淺下紫迴深林火

屋捐按舊圖名大屋屏叢擁胡然閱千載逮此開一且中有平地數十

丈喬木長藤茂林脩竹交相茂舊無人迹乾

道已丑子舟過而樂之及今始如十葉以醜曩

志我之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鋤面勢

窮考按古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壘奇峯

躑躅極佳玩方經始時予以病不能來至是送

南大山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一鳴玉

相喚彌山多嶽暫遊意已嘔蜀往狷絆珍重

是幽伴已夏與同

言雜錄

而第五曲為最深蓋

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峯

戴生林木極蒼翠

如方屋帽者

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

復相抱向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

從西北

流亦四屈

環擁神刻不可名狀

右

茂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

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柁者即精舍之所在也

直

仁

抱中又

門之焉

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

一

觀善前山之顛爲亭

盡取於子美詩語名以

鐵

溪水可故基為亭取胡

詩江中寒栖之外乃

口掩以柴扉所以武

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

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

者亦甚眾莫不歎其佳勝而恨它屋之未具

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

石山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

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斜日自然如

竈可變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

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
 空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總之
 為賦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
 旦之異候風煙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
 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
 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而
 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十年後作
一日茅棟成居然我

心偶自
蒼崖
古今碧澗日

隱求齋

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
隱去復何求無言道
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
山水為留行無勞具
雞黍

石門塢

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
那知孔

善齋

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
相看俱

杜館

孤何人抱甕靡遺力
遙夜更不眠焚香坐

對亭

對若山蟲寒空落日明

集沖佑之歲

詩贈守元

言不答同飲公

次其韻

籍

武夷突兀

無宣緣鼎中龍虎應浪語紙

出山道中占

綠一時新莫雨朝晴更可入書冊埋頭

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

子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襪

首吳諸同遊桐與一笑

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

丙三聲

虹橋斷

息人亦復

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

遼公雞叫罷

身志紅掩柴關客來倚權

鷓鴣春意閑

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

石堂空翠寒此詩後一
夜峯頭玉

欲開鼓樓巖下水滌洄莫言此處

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齊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寬

桃源人是人間別有天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

舍詩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歎無以自

見區區感幸之誠輒繼高韻謹寫

冒瀆威尊下情恐悚之至

夫白玉郎石相茅屋詎應無沉蒙一字

覺上峯樓遺書舊詩情高綠野在

幾西符嘉夢恰有流霞酒

取答語語也烹近嘗夢
登車手取儿
地醫國之手
長酒一亦之
乎存義山詩有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七輔叢之語
戲成兩絕為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蓑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
前灣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酒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
知何處冷風淩未肯歸

過蓋竹作二首

二月春風特地寒江樓獨自倚欄干箇中詎有
行藏且把前頭細數看
浩蕩區區久未與征驂聊此駐江干何時買得
魚鱗就乞與人間畫裏看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括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晚未收
稽古方經荒會擬賦歸辭一官故壘嘆丞負百
憂母慈去步逶迤無慍色此心惟有古

有感

自髮祠官感慨新
北望千門

知何日
各哀機仲論啓象

忽然半夜一聲雷
萬戶千門次第開
若識無心

舍有象許君親見
伏羲來一本

觀林長仁書卷戲題問答

猿去山空鶴亦飛
柴門空掩釣魚磯
門前樹葉

都黃事幽人久不歸

為愛九百尺飛故將茅屋傍
苔磯幾年清夢

黃塵裏此日秋風
一棹歸

黃九
題嚴居厚溪莊圖

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畫圖中
平章箇裏

要見三山老放翁
謂陸務觀時嚴居厚之官剡中

擬蘇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為主乘時各自鳴
如今百蟲響求助九

秋清未歇吟風調先催泣
露聲乾坤闢氣氣草

木斂華英易斷愁入夢
難安懶婦驚唯應成

不閑情
古語云絡緯鳴

兔驚太事

矯強旋聞將使指
勁節動

喜相期事業長如何遠不淑未

七卯月晦日浮翠亭次叔通韻

弱植有孤念獨往窮名山那知歲月短白首塵埃間今朝定何朝憑高眺清灣群賢亦戾止共此一日閑晤言不知疲林昏鳥飛還勝踐可無紀重來諒非艱留語巖上石毋使門常關

用丘子服第韻呈儲行之明府伯玉卓文及坐上諸友

我是溪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一盃與爾

同生萬事從渠更故新

謹次縣大夫見屬之韻

撫為心切摹寫風煙著語親只願從今

更無倦清吏政逐年新

承事置酒白雲山居飲餞致政儲

丈叔通因出佳句諸公皆和熹輒亦繼

韻發坐中一笑此題

根山林兒

尋伴綠送寒

成跌蕩人

杯且為陽關盡雙目從教別

得占舊居有一為
三
林尊句

雲木參天
雷子去山前

下山來

八之韻

共喜兒郎意氣生初恨雨聲
明色動高旌盤牟入詠詩情壯破
令明縱使腐儒東鄉坐不妨堂上有

衆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

詩而仲卿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
兼幸以下鄰得陪賸集率爾次韻聊發
笑

適親德範仰循循遽喜名章肆筆成賸說臺高
今勝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
客詞源徹底清更共鄰翁閑指點千峯環合水
無聲

謹次陳昭遠文龍洲鄉社高韻并呈諸

亦此日祠壇喜落成誤許俗書

語頌登平年豐已荷天垂慶人

語看綠水鎖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峯無數列窓前雖非水抱
山環地却是冬溫夏冷天遶舍扶疎千箇竹傍
麓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遷繆憊卧西窓日
滿川

澤應祈一蘇焦槁皆昭遠致政宣義
才及仲卿諸友晝夜精虔不出道場之

力而招遠丈惠詩反以見屬非所敢當
依高韻和呈以見鄙懷并簡同社諸
人友

精禱由來未浹辰如何嘉澍便過臻誠通幽隱
知無間喜動龍天信有因適歎恢焚千畝盡忽
驚滂潤一時均誰云化育流行妙只屬乾坤不
屬人

奉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中飽立壑誰能筆下吐雲煙故應祇有
為誰騷極目天

夫嚴居厚瀟湘詩卷後

水如天說著令人喜
試問登高

角身箇中何似汨羅淵
不能過衡山

泊船處風物令人愁未知
信否因覽此卷書以訊之

聞蛙

兩樞盛怒鬪秦池翠伏同聲徹曉帷等是一場

狼籍筆更無入與問官私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正對江城城角吟霜永夜清料得南枝

正愁絕不堪聞此斷腸聲

五枝墨梅

醉墨香藥寒枝瘦凜冰霜如今白黑

神休一作人間時世裝

秋華四首

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

弄影

意古所謂意乃今之寒陵香

名辭流香更好適意欲忘言塵編詎

為寒扶踈方

菊

青藥冒珍叢幽姿含曉露政爾破荒寒詎免傷
連暮

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此

十行恃短筇一鍼相宜有奇功出門放步
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窣翁

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昔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鼻

寒宵爛却沙頭月一舩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甘強借

鬢峯面且為靈均作杜蘅佛法不怕爛却禪家語也杜蘅一名馬蹄

蕭本草辨偽藥云細辛則杜蘅水浸令直三峯謂華陰也

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謚引詔許近

歌辭熹恭惟

慮竭鄙思以

真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

之昭寵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

默念平生仰孤恩遇春大病瀕死

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

略敘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

意云一便上之便

傳心妙文所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

重光下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

上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詐因逢舜

日會得廁周行但憶彤墀引頓趨黼坐旁袞華

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

戴公為安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據丹悃衡程發

皂囊下心應斗轉異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

聞脫蹤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

主遙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愴惶疾病

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詩送碧崖甘叔懷游廬山兼簡白鹿山

長吳兄唐卿及諸耆舊三首

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

景裏舊潺湲

清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

後將傑句寫長杠

遺君足跡莽荆榛曾把詩書為作新今日揔輸

吳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諸人已致書者此不復乃此外更有陳勝
私在九疊屏下田舍彭師范在隔江都昌
縣界中皆勝土也趙南紀病卧城中不知
今能出入否叔懷皆可為一訪致鄙意不
敢輒以偽跡相汙染也山間勝處皆有前
賢題詠可尋獨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
漱石所及而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之
岩絕高而漱王之原眼界特曠遠余
詔而能及近聞故吏張生棄家居
其處詩為物色
頗存問之為伴

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為贈劉
以通江文鄉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

為答三首

老枝橫出數花新誰寄寒齋雪夜春江路猶應

有幽伴愁難得賞心入用子服韻

獨樹臨孤岸橫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

斜斜用叔通韻

居士尋詩處今墮軟紅車馬塵半樹橫枝

只應無地覓高人用文仲韻

子服韻謝水僊花

來時處翠袖黃冠白玉英
報道幽人

送與老難元

引年得請伏蒙致政學士契文特垂慶
問寵以往篇捧玩之餘感愧六量輒借
高韻少見謝誠伏幸笑覽

一氣無私物自槩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慙妄竊
老夫號詐敢重簪博士冠身退未妨閑養病年

豐稷且偷安新篇似許參同社願刺仙舟上

釣鵬賦六鈞播物史記作大專槩物
云專讀作鈞槩猶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乙

和答之復賦一首

關二 和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

向來羞辱待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

喜閑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

涖湯昆 建隆庚申時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

太子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銘先

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

己未九月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

坐間居厚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

次韻為謝并呈同社諸名勝

半吐黃泥中又報紫萸香黃朝川有菜

更狂載酒極黃洪字與

管秋還晚撩得高是日本約會於周

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子有故不果

奉和子服老弟黃揚游巖二首

聞道黃揚山上頭千峯環抱百泉幽美若柱杖

年年去飽看人間萬頃秋

游洲水泠泠枕石何妨夢裏聽要與他年

尋幽處著新亭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

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

袁絲病餘我更無慘賴勉為同懷一

財詩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進

是者庶知開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感歎久之

叔通老友探梅得句不鄙垂示且有領

容携壺之約次韻為謝聊發一笑

雪是寒海何事今年獨開應為花神

我輩著詩催繁英未怕隨清角疎

結益珍重南鄰諸酒伴又尋江路覓

承子服老第可居厚叔通居中居
有詩牽勉奉
和并呈在席幸發一笑

心期萬壑與千巖屢向君詩得指南久恨泠然
逢宿諾俱逢兀者便同參儻蒙大藥分金也豈
其奇方出玉函誰識留連今夕意沈痾未散莫
回驂服藥有詩言黃楊之勝未及佳而得足
或有兀者之句是必坐客皆以霜寒欲

寄江文卿劉叔通

文卿句律如師律通叔詩情絕世情政使暮年
窮窮則不教吟出斷腸聲

詩人自古例多窮林下如今又兩翁應笑湖南
老鬢髮兩年吹落市塵中此戲子蒙恐落窮籍
不便僕發一笑也
我窮初不為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
浪分雪世間真偽有誰知不能詩往歲為澹菴
胡公以此論薦平生

僊傳多類此云

梅

冰雪容塵心已共彩雲空年年一笑
在飛煙苦霧中

茶供養黃檗長老悟公故人之塔并

小詩見意二首

臨行一寄聲故應離合未忘情炷香瀾茗

知何處十二峯前海月明

一別人間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更話

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二峯

庚申立春前一日

雪花寒送臘梅萼腴生春歲晚江村路雲迷景

更新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如此因

題其上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

未熹仲晦父

蒼髯還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

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考異

石馬用公濟和陶韻 飛觥 一作飛觴

武夷精舍雜詠序 而出 一作 丹崖 一作

相羊 一作 相忘 今成 一作 懷常 情

僧舍 一作 雙目從教別淚昏 一作 那 兩

白 僧舍 一作 雙目從教別淚昏 一作 那 兩

半數一作半落

聽君一作郎病餘一作我更無一作我膠一作甚賴一作甚

叔通探梅繁英一作落英珍重南鄰諸酒伴一作聞道

南鄰多又尋一作背尋

病中承子服同諸兄友見過宿諾一作獨

更同儻蒙一作儻逢方出一作方扣

留連今夕意一作且幸親

朱子大全卷之九音塔一作撒擺手一作撒故應一作知

朱子大全卷之十

樂府

詢表伯余宋祐

江上雪意滿風吹竹林平先生但堅坐稚子開柴荆

趁韻

千山木脫但空林天外哀鷓亦叫音認取溪亭今日意四更山月湧波心

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

二首

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
雙蓬書來爲指請訛處不涉言詮不
落室

試上閩山望楚天鴈飛欲斷勢還連憑將袖裏
數行字與問雲間雙鶴仙我訪舊遊終有日君
歸故里定何年祇今千裏同心事靜對簞瓢獨
喟然

空公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窓韻
地 空公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窓韻

無通塞明暗何緣有去來

題謝安石東山圖

柳春侍女躡躑綠出處亦何心晴雲在

江月圖

江空秋月明夜久寒露滴扁舟何處歸吟嘯永
佳夕

吳山高

行盡 山過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尋汗漫

孤鴻滅沒間

潘騎圖

欲南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
教行到殺胡林

是尤溪宗室所藏二妃圖

瀟湘木落時玉佩秋風起日暮悵何之寂寞寒
江水湘夫

夫君行不歸日夕空凝佇目斷九疑岑回頭淚
如雨湘君

獨宿山房夜氣清一窗涼月共虛明鄰雞未作
人聲絕時聽高梧滴露鳴

入世醉竹三首七月二十二日夜

起嗷嗷寒雁多猶梁隨處有珍重采

淅淅西風起候蟲寒夜分千山杳沉寂竟夕斷
知聞

淅淅西風起幾澣石瀨鳴有情從是妾箇裏定
無情

苦雨用俳諧體

雨太多纔方欲住又滂沱九閩虎豹

盡田中白死未楚詞招隱云虎豹
九關啄害下人

長安灑口首

地弛轡長澗東傷哉半菽子復此巨
飯或沙石半川原阡陌無遺蹤室廬或僅存釜
甑久已空壓溺餘鰥孤悲號走哀恫賸恤豈不
勤喪養何能供戎非肉食徒自閉一畝宮簞瓢
正可樂禹稷安能同竭來一經行啟歛渾無從
所慙越尊俎豈憚勞吾躬攀躋倦冢頂永歎回
涕風眷焉撫四海失志嗟何窮
朝登灑澗頭夕宿長澗尾傷哉長澗人禍變乃
如此

縣官發廩存鰥孤民氣未覺回昭蘇老農向我

便揮淚被壞渠絕田苗枯

耕陌終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

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

題中峯杉徑

盤回山腹轉脩蛇橫入中峯小隱家好把禪衫
緣徑插待迎涼月香清華

山寺逢僧談命

此云
逢僧偶然漫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
問流年祇問天

書工

平生一老
門下
能彈鋏傲西風
錐子歲晚相看兩
充翁却笑孟嘗

蘭

謾種秋蘭四五莖
踈簾底事太闌情
可能不作涼風計
護得幽香到晚清

讀十二辰詩卷
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篋鬪
飢鼠曉駕羸牛耕
廢圃時方虎圈
聽豪吟舊業
兔園嗟莽鹵君看
蟄龍卧三冬頭
角不與蛇爭
雄毀車殺馬罷
馳逐烹羊酤酒聊

發容寺種猴桃
垂架絳養得鷓鴣
鳴角角客來
犬吠催煮茶
不用東家買猪肉

唐本語
作句

承示及毛公平仲墓銘
日索挽詩
燾不及識毛公而愛重其文
舊矣義不可
辭顧已不及其虞殯
姑以數語題於墓

銘後幸辱裁言
或轉而致之
其家幸甚
毛君神仙骨
誤落世網中
鬢戲出奇語
若然驚乃翁
弱齡翰墨場
不言已收功
亭亭絕世姿
皎

長嘯笙鶴翔
秋空調高聽者
素逢一朝謝
塵濁冷然跨
剛風回頭

平
神道
手邀韓終千秋有遺想一往無留蹤
心灑滄韶幽宮斯人不可見斯文鬼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造辟謀謨遠勤民志慮專和身謝軒冕畢忘友
林泉出祖傾群彥歸來足二賢誰令行樂地容
易鎖寒煙

疇昔東州路音書僅一通承顏終未遂仰德竟
何窮野哭悲能遽巖居計莫同關心九原路無
樹不高風

樹不高挽陳檢正庸二首

德高賢濁清名起懦襟承宣幾年最明恕一
生心勢屈飛騰晚忠存獻納深忽騎箕尾去陵
栢為誰陰

憶昔都門道光華辱宰卿丁寧話益笑纖悉見
民情一別驚時論三年想頌聲祗今空老淚難
使濁河清

英劉嶽卿

地君家近接連要勢邀月酒同掉釣
悲聞笛真成嘆絕絃林猿催老淚為

者
陳兄朝章居士永歸本宅授諸挽
蚤歲醇儒業中年居士身功名虛竹帛德義滿
鄉鄰一笑藏舟失千秋宰樹新傷心耆舊傳那
復有斯人

宿石岳館二首

春江日東注我行遡其波揚帆指西澗兩岸青
山多青山自逶迤飛石空嵯峩綠樹生其間幽
鳥鳴相和舉蓬騁遐眺擊楫成幽歌獨語無與

茲懷竟如何

停驂石岳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擢歌發天風水
生鱗名都固多才我來友其仁茲焉同舟濟詎
止胡越親舞雩諒非遠春服亦已新相期豈今
夕歲晚無緇磷

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卷
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層巒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煙波一棹
許鷓鴣兩山相對鳴

詠巖桂二首

亭之... 下桂歲晚獨芬芳葉密千層綠花開萬
點黃天香生淨想雲影護仙粧誰識王孫意空
吟招隱章

露浥黃金藥風生碧玉枝千林向搖落此樹獨
華滋木末難同調籬邊不並時攀援香滿袖歎
息共心期

次韻芮察院送 寶文赴浙漕二首

遠俗何勞問威名舊已孚百城方仰澤一節遽
還都聖主勤脩政今年決破胡期公寧餽輓注

想在謀謨

考卜川清曠端居柰樂何風雲一以便歲月不
勝多節傳無淹駕林園得屢過功名從迫逐志
業豈蹉跎

挽梁文靖公二首

擢第初龍首登庸再鳳池心期詎溫飽身任必
安危幾歲調娛政今年殄瘁詩恭惟袞斂意不
盡鑒亡悲

疏龍無前比騰章又夙心極知求士切端為愛
薄寒殆遠塵埃斷蒙侵空今殺公掾袞

集襟

挽周侍郎二首

德量推容物才缺足濟時陰功覃遠徼餘筭飽
雄師行李淹星歲還鄉感羽儀一朝成殄瘁九
牧共傷悲

憶昔趨丹闕看公上玉除民飢深獻納主聖極

歛歛解手寒江闊驚心夜壑虛竭來空老淚無

地別輻車頃年熹以浙東荒政入奏適公還自

民狼狽之狀上感其言賑恤加厚然熹渡江不

旬日聞公計今日會葬又以偵伺失期追送

挽董安人二首

雅望推前輩承家賴女師閨門傳懿範湯沐盛

恩私萬里驂鸞去千秋宰樹悲自應銘婦德誰

與篆豐碑

今尹古循吏郡君公勝流平生餘事業晚歲極

熏脩總帳真成夢靈辰竟不留遺風被蕭挽未

覺九泉幽

題霜傑集

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向來無地

今日天遣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

折腰容宵中合處不作難霜下風姿自
奇特小儒閱閣金匱書不滯周南滯海隅扮榆
連陰一見晚何當挽袖凌空虛

謝吳公濟菖蒲

翠羽紛披一尺長帶煙和雨過書堂知君別有
臞仙種容易難教出洞房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
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

蕃女 此時方好絕韋編

客來二首

客來何處覓紅雲唯見風前萬點春心賞未妨
隨處好綠楊陰裏換綸巾

悵望君家嶺上雲便携佳友去尋春論時劇飲
無他意未管殘紅落佩巾

題沈公雅卜居圖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朝謝塵躅卜築娛
清幽節屋八九間下有良田疇後簷果垂實前

樛勝日賓友來琴觴共舒憂言論霰幽

窮端由至今一卷書凜然昭千秋沈侯
經濟業夙尚本林丘談笑出幻境寤言躡斯遊
仰睇白石崗俯濯青瑤流曠然宇宙外邈矣將
焉求

武林

春風不妨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只我無心
可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

桐廬舟中見山寺

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遶屋除行色怱怱
吾正爾香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鷗鳥粥

一身千里伴征鴻北去南來羈旅中珍重故人
相認得新詩重舉舊家風

次益老韻

乾坤極處無今古道術多岐自短長儻有新思
還告我不應無馬到衡陽

秋日

一雨生涼杜若洲月波微漾綠溪流茅簷歸去
無塵土淡薄閑花遶舍秋

放船二首

江水依微綠樹風解維春雨外弭櫂夕

草生新徑巖花點舊叢詩翁不愁思逸

興奔何窮

疇昔清溪峽船頭戲彩翰十年空往事一夢記

前灘陡絕垂蒼壁澄虛列翠巖今宵詩卷裏重

得縱遐觀往年泛舟此峽有水鳥數十翔集舟前不至輒起若相導十餘日乃散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

難收何似鷓夷不散髮弄扁舟鷓夷子成霸

兼有餘謀收身千乘俎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

飯何時水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

濂蔭

伏讀尤美車詩卷謹賦一篇寄呈伯時

李路二兄

我聞洞巖幽結友事臨眺浮言妨勝踐悵望空

永嘯歸來眩奇語更欲窮竅窅却尋兩翁意宴

坐得觀照鳴泉俯淙琤穹石仰蒼峭共與前創

古三歎遺墨妙神遊恍不隔仁宅忻才要回首

鹿門期寒雲生遠嶠熹自林泉紹德寒巖之行

看即東萊舍人呂公上饒尚

軒蓋王水工部瑜公所書

朱子全集

熹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菴真如軒
寫三伯時李路二兄

先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鄰
幾閨餘栢下竟開
千歲室竹間猶插萬籟書
悲涼共識臨風處遊
戲誰知落筆初寄語山
靈勤守護莫將題柱比
相如

益公道人相見信安道
溫陵舊游出示
近詩因以其韻

別來幾度見歸鴻
歲月悠悠一夢中
莫道相望
湖海
知千里不同風

湖煙漲秋夜一天雲月此
外儘悠悠永棄人間
事吾道付滄洲

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
歸來故里愁思悵望
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
共寒潭煙艇一笑俯
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
闕情尋梅去跡竹
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
端不負平二何處車
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
肯換浮名只恐買山
憲却要鍊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翁念故山十年來隔聊命駕朱門舊隱
緜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缸玉學閑瑤席
更流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 過里社將兒姪
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晉兩鬢全
欺煙樹綠方曠好曠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
來歡何極

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
繁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
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次圭父回文韻

莫江寒碧紫長路路長滢碧寒江莫花塢夕陽
斜斜陽夕塢花 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
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群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筭
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絕艷誰憐貞心自保邈與
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閉風露冰雪 應笑俗李
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閑弄影
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

陳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和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
安況有清涼池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
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
詩不說人間憂喜 身老心閑益壯形臞道勝
還肥軟輪加壁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江檻詞

莫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綠浮天祗今畫閣
懸無地宿昔新詩滿繫船 青鳥外白鷗前幾
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
玳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菱短笠任陰晴鳴榔細雨
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 奇絕處未忘情幾
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

獨醒

流沙次秀野醜醜韻

東來雪作堆花叢也是近移裁肯令容易
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
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
珠幢玉節中原往氣鬱葱葱河山壯官闕丞
相功成千載映黃流清澈

隱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壺結客何處空翠
煙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

唐本佳
作佳

頭臨歲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節須酌
酌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
來古往多少春老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
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
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 離緒悄危絃未夜
清霜透幕氈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
鴈字連

叔懷嘗夢飛仙為之賦此歸日以呈茂

獻侍郎當發一笑

脫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綠水浩然歸看成鼎內
真龍虎管甚人間閑是非生羽翼上煙霏回
頭祇見冢累累未尋跨鳳吹簫侶且伴孤雲獨
鶴飛

水調歌頭聯句問訊羅漢

雪月兩相映水石互悲鳴不知巖上枯木今夜
若為情應見塵中膠擾便道山間空曠與麼了
平生與麼平生了水不流行熹起披衣瞻碧
漢露華清寥寥千載此事本分明若向乾坤識

易便信行藏無間處處摠圓成記取淵冰語莫
錯定盤星此篇與南軒縣句一本次於下
考異五卷題花峯次敬夫韻詩

次范碩夫題 若道一作謂

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一本作繫滿江風浪一作滿

今朝試捲孤篷看一作朝來捲依舊一作

朱子大全卷之十

八全卷之十一

寸事

時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丙子
孝宗皇帝即位認求直言秋八月公應

認上甘寓見
文公并譜

壬午應認封事

八月七日立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
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
再造區夏受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
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
躬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
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阼曾未

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太慰斯民之望者
歲而又新會靡虛日其規摹固已宏遠矣然猶
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
言此充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
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
為無人忠言嘉謨崇論宏議計已日陳於陛下
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况臣
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
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為故事則未知今
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

群言以冀萬一之身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
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昧
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
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沐四海有利病並
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
府幾三十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
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
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志孚于上下所以大繫群
生之仰望濟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
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

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
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
奉之私不輸於內帑忘日聞於四方凡
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
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
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
屏伏闕陬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
自序及之一二內自臆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
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
默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言也臣

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
哲命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
春頌方新人心之斷向方切此亦陛下
端本正始自臨推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
之會也况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
說有年子孫今者王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
皆以非常之奇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
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未復宗廟
未祀六師未復之憂請不常生民之困悴已
如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

不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
朱文孫抑國家鉞之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
之兆亦皆決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
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思其望焉則社
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
不懼哉臣思死罪竊以爲聖躬理宗有過失而
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
而齊衰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刑宰亦成雖不
可編以爲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
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

樂承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爲陛下詳言
之臣聞之堯舜禹之加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
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
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
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
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
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
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
釋氏之書踈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

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
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
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
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
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
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
自然意識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
三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
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
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

無補乎天下之治亂多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
格致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
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兩繫豈淺淺哉
易稱蕪蕪之臺登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
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
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
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
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
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
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

詩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
殿說書頓近世六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
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
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
攘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
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
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
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体用之一原顯微
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

新會之於心以應當也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
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
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
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
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
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
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
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
知也然其計所以不特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
善矣愈慮於我有不共戴天之難則其不可知

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
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
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廢以虛禮
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上疆示之以弱使之
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
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
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
而不爲哉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
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
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夫復

讎討賊自彊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
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
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
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
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
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
資則入之情雖欲勉彊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
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
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
去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

之屬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
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
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
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
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日以虛禮廉之則彼雖
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
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區
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
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
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

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
氣奪日後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
將何言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
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
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
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
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
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伺我而其操術
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
我亦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

唐李侍
作持

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及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十四年虜人專恃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

藏及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子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子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爾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

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
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
報我必能自保而亦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
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
於仇讎之戎狄以爲國家臣雖不肖竊爲陛下
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爲請既失之矣
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
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冀及
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
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頭失所望臣

竊未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
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
商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
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
觀聽熒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
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
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
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群策鑒失之由求應
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
議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

陳絲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
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
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
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啓
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
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
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
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
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
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

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
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
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
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
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
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
親舊賓客乎其旣失勢者陛下旣按見其交私
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
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
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

我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
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
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
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
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
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
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
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
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
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弃毋主先入以

昔魏徵獨傷之譏母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
舉所以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擢則朝廷正而
之善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
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
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
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
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
除又何足以勞聖憲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
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
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

月與若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表而
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之圖
所以寬賦役滿賑贖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
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
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
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
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
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
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
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

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詒命之時
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照加察納
果斷乃行以言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聽之事
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
之計者自然皆欲及之各得其宜若其不然雖
有兼洽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豈有兼洽之方
而爲之不得其守一旦兼洽之方而遇其有
所不備而不見其功則其兼洽之方而無
所不備天下之人所以兼洽之方而無
所不備天下之人所以兼洽之方而無
所不備天下之人所以兼洽之方而無

尊事忘之聖學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
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
以事為有罪之類而語天地變化之妙也豈不
誤哉且古者禘饗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堯承
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
矣其大者樂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
堯之所未去然而堯不以為嫌堯不以為罪天
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為大
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

不事
堯舜

帝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
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
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

唐本義
作事

臣之言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
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
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成兵直奔淮甸長
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
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况今秋氣已高虜
情叵測傳聞洶洶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
正實未可知然二者實疆弱安危形勢所繫

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群試
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
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
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
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迂踈
狂妄不識忌諱忤犯貴近切劘事機罪當萬死
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
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庚子應詔封事

四月二辛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
內勸農事提轄本軍界分諸舖造角借緋臣朱
熹謹齋潔奉疏東向拜拜昧死獻于皇帝陛下
臣熹親五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中救監司
郡守條具民間利害以上聞無有而隱臣以
布衣諸生蒙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遭值仁聖
求言願治不問疎遠如此其敢不忠竭慮以
塞言責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
體而元舉細故以為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
之利害而徒聽伏以為明是以譽言雖多而

下之美臣識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
明詔惟陛下幸其大者無聽而審行之則天
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
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
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言正其心
荷以立紀綱而已矣蓋予所謂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
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

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
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
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
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為
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
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
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
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
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
凶歉則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

舍蓋中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居在處有之
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
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為敷
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之數其木炭錢
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
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
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
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
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
而已也若不為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

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拯一車薪之火恐亦未
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推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
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
災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
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可謂省賦理
軍者請復為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為日久
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正緣二稅之
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
倉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

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
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
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割於二稅之外別作名
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
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
三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
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料買軍器寄招軍兵
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
承遠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

唐本
作計

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知是無
以補舊文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既
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顧恤尚何
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
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
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威靈東南收復之勲
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皆患其力之不足則
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更養兵等可
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器練習民兵可
益德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登等以續

軍民為憂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也其言
樂與之而後凡流徒以趨之德對為憂其言
記為事物之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軍士
得此差遣而費已是不實以故到軍之日除
衰欽刻剝經營買取百種搜羅以償債而債負
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味求蓋上以毒獲
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
其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
務往往皆不服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
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

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
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
素習弓馬請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
而朝之及為之分責州郡在費錢物拖拽短小
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
無不兼備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盡心者
則又可以京裝問塗而望他軍之變以爲己資矣
故近歲以來管軍大臣僚選代之連三有一歲而
更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况六
其而此人之所登竊被擢與夫送之

之用已不知其幾何矣
之任才者皆負倚幽陰交通賄略其所
僱東南數十州之膏骨諸名爲供軍而
輸於權室之門者不可以數計
二事又特爲設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
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者天下之人
孰不知之而在事之巨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
惟務趨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
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
可彊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

誤如茲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
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
賴草茅有識之士用與私議竊歎以爲莫大之
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爲
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
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
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
沈毅實經行陣會立勞効之人則可以革輕授
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
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竄名

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
相交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法
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
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
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為什伍
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
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
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
相為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
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

唐本之
在安

其棄其果龐濟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
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
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
而欲至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
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
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
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
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
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
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

管子卷之六十一
二十二

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數之弊
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
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
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 上之賦亦當
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
富矣真可彊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
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
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
在於身 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
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巴略陳其梗槩矣今請昧

死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
綱也 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
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
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
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
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
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
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
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

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
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史
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
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
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
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
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
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
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
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

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
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
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
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
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著
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
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
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
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
諍之臣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

自文者 迺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
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佞黨之一二
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
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
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
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
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
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
臣臣愛求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
爲爲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

爲惡之入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
召召而齊齊而齊而復而宗廟之讎恥又何
共與共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
薛建對得竭狂瞽陛下不唯赦而不誅其後十
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暗自知無
用於世又爲疾病憂患之所牽留有不得祗拜
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爲不深憐臣不爲不
厚顧臣乃獨畏懦藏縮孰視天下之綱紀廢亂
生靈明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爲陛
下下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

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
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
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
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
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
瞻天望聖戰栗俟命之至臣熹昧死再拜謹言

貼黃

本軍管戶去秋晚田旱損去冬地震有聲臣
具奏聞去訖是後一向闕雨耕牛疫死
今雖得雨恐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甚可慮

伏乞睿照臣昨蒙賜對面奉玉音治天下當
以正心誠意為本常竊仰歎聖學高明深達
深審嫺此天下安得不治比年以來乃聞道
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
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為語忌臣雖有以決知
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
群聽伏望睿明更賜財幸

繳進奏疏狀

具位臣朱熹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三月九日臣
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

聞無竊以隱奉聖旨依奏者臣以非材誤叨郡
寄竊見管內民間利病有合奏聞事件顧其間
有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謹昧萬死具疏壹通
準式實封隨狀投進貼黃乞至御前開拆庶幾
千慮之得有以仰副陛下求言願治之意干冒
天威臣無任跼踖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其戊申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
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于皇

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
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
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
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
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
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
是慙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
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
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
意則寵

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

臣交符以回前却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變本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垂下而為臣子者堅卧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為雖使得至陛

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為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况陛下之庭待從之列方有造為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為橫議肯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以妄發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

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
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
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
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滯腸滌
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
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
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
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

唐本授
作授

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
務架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
樂之所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
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
請昧死而志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
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
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
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
一不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
得與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

卦好
唐本

可謂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
又有甚焉是以入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
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
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
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
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
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
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
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下惟克己書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心之
虛靈知覺而已矣而所以為人心道心之別

出卷七

出卷七

蓋惟此心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
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能
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
無道心二微者於寸心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則危者愈危矣精則察夫二者之問而卒無以勝
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
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無過不及
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
之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由
仁之一日克己復禮為由欲入乎禮者夫仁者本心
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者一德身之私
天理之善焉故為仁者必有身以勝其私欲而復於
禮則善焉天理之本心之有德復全於我之心德
既全則其則固在我而無一入不歸吾之仁也
以者不其則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

孟子

三

子之言而臣輒妄論然邪正之驗
著於外雖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
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
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晉魚
一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
自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
無廢忘臣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
節節無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
盛寵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
自問無微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

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
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
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
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
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
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
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
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
谷未嘗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
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示之官以自開

臣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慄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

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二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

所與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
臣竊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
也難操而實事禁臣固有所不得而知者然不見
王多前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
隨貨賂之流聞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
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
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
過當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
今之聖王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
恩矜憐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

高宗
卷之六
在昔

聖天子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
臣等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
嘗深察而痛懲之退而始聞陛下比於還列之
戶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
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
崇賞巨鎮使即便安此者無知何所忌憚況中
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進其類
而悉去之也臣竊謂陛下之道路自三折而後
此等為法將吏通內衙門賂買官爵兵指意
已不暇去之而主正其罪聞向者罪紳吏判
之亦非是比人內外營謀改罪人漏網言者

效不絕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也大偏是為
聖天子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
臣等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
嘗深察而痛懲之退而始聞陛下比於還列之
戶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
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
崇賞巨鎮使即便安此者無知何所忌憚況中
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進其類
而悉去之也臣竊謂陛下之道路自三折而後
此等為法將吏通內衙門賂買官爵兵指意
已不暇去之而主正其罪聞向者罪紳吏判
之亦非是比人內外營謀改罪人漏網言者

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
倚仗是皆為將帥者乃為各色頭會共斂陰奪
收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一日以圖進

人以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心號為羨餘陰
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庶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
陛下受其蔽則後日雖知其罪而又得復有
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
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
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
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
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
古也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据已
分之既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

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
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
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
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
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
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
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
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
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
下為天下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

其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
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
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本朝皇帝政體大
門顧謂待巨曰此和義心少有不邪曲人皆見之
臣竊謂本朝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
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若此
其所以聖道區區而垂裕無疆也夜惟陛下遠
稽前聖而運之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
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
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陝
西漢否不直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
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疆取中原以助漢
室以亮忠君為之深崇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
慮知時勢之要而暗入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
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之分按此如兩國然
則此等以恩益之乎恩其深之全又且內示人
而外示君臣法今而保茲國位內之而外之日
官以無事外公之所古者常不足以誇乎祿與
是此兩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器者常不足
以常實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

臣等聞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之如此則今日之
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善於求賢而一
有不效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不用賢者庸
碌無用之人即勤於立事而一有而礙乎此則
善政必不立而所行皆阿私苟且之政日
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無之謀夫是輔弼之職
不循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怨兵起國勢
日卑一旦有不虞臣竊憂之心不知陛下何
以善其後也夫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

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

臣非來面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白今以
一果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
欲乎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
關果人欲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
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則人處事之際無不
以是裁之知其力為是而行之則人處事之際無不
力而不當憂其力為是而行之則人處事之際無不
去之惟恐其不果而過也知其力為是而行之則
為賢而用之則其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甚也其
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退之其
憂其有論也如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退之其
毫之私欲得無不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
下之具奏伏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
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

傳之何其輕且棄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
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
之心獨使春坊使巨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
慢嫖奔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
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
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
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
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
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
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

言之八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
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
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
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負不為
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
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
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
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
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
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

可以垂於末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
臣伏見以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為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况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慎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

唐李元
平夜

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

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

其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

大自新進賢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
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
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
能也下此一等則惟古作漢欺植黨與約賞賂
以濁亂陛下之朝廷其尤甚者乃一至于有餘
年而後改之以去其列布於後以希改者又
已不過此等入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
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疎遠者而登用之則
亦無能乎此一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爲任之
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
有已六豈知其所以害天下之公者乃三

此或陛下試及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
矣蓋不求其言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道言
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愛其自任之不重而常
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無私近習一時
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
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
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
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
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
不為私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

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
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汚廉
恥廢壞頹循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
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
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草茅之地而
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頗乃得以富貴蓋據
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
則其所以善善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嘗疾
惡之志不深其害已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
爲則陛下又未能察其善而信其言也

而所以施諸公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耳
也頃幸方伯遠帥嘗以有職而不法問者矣鞠
治未竟而已有與邦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
之祠祿而理為自陳三於其兩歲匿作過之入
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各為降官而實以辭散其
事此雖字指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
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
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
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

難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
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
姦賊之吏則皆鼓無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今
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
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
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
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
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
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
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

得之求無復疎心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
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
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克習於其說一有剛毅
正直守道補理之士出守其間則群譏衆排指
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
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
以此二字為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
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指
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
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
文筆如可鳴此嗚呼此嗚呼可通與通近習惟

得之求無復疎心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
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
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克習於其說一有剛毅
正直守道補理之士出守其間則群譏衆排指
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
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
以此二字為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
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指
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
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

夫天下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
所用此言一掃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
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
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
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
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
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
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是以逆折姦
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且有伏節死義之事非
謂必無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

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
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
人以為不勞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
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
燕雀之末不及平日可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
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漢皇留落之人始復
不辜而皆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
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誠庭而起矣詩賦
卒至於喪身滅族而不悔如延景卿之疏則
忠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

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然耶善早見
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誅死義之
不運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
言也豈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
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
蓋其莠而其為害至於是以深沮天下
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
為過計之也陛下視此風心為如何可不
求諸身而無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
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
則民力之

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
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
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
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
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
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
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
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
曹目之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
然自是以二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

行舉而推決已審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
不得入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皆臺諫而遭
斥逐也三公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終法
雖有司與令共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
然其不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亦正則雖或
舉此巨寇亦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
政之不振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
必先措冠上率以竝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
下之貴人而所以姓名進於陛下之貴將貴將

得其姓名以付之軍中使自任伍以上節次
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
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
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
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
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
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也雖或言之
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一命而其選
置之
於官官宦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

皆庸夫夫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
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
知其然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
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狃士卒之受
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
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安屯田立而漕運
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
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
廷不允為之別止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
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也其務然聞其占護軍

唐書
卷之九

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
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
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且以陛下欲為之切而
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
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縣之食則加耗斛面
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凡和買折帛科
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
屯田之而所資於諸路者則此屬度乎其皆
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弊之不善而害足以
此此數者亦深因校條廣問若不可

卷之九
五十一

而及除者然究其末則亦在夫陛下之
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
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被分之法除殿
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
宰相以選牧守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
無不正則必能嚴官守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
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
將帥以作士氣討重寶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
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刑之官既皆得人然
後明詔宰相議省節之負而精其選重其責

又詔給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
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
限資格之高下而稽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
縣累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罷而退
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
其姦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幸其可
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嘗使大將募
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壅制其給授
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
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辭置官

唐本競
作競

三五人指使一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
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
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
為時接行察其勤墮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
屯心競各務其功四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
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
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
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屯田一事如巨
將帥得人之後方可獲利若將帥止如今日如
恐徒勞漕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兵屯之實且
乞指揮趨此才從之後廣招流冗并行民屯之
策以徐覓勦仍詔漕臣更切詢訪利病之未盡

者將具以聞庶幾隨事而及時措置庶幾凡
已戒之緒不至動而為害也乞聖照
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
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之也私欲以介乎其
間則樂欲懲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
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
天下之六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
緩者惟陛下深察其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
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遠國勢不疆中原不復仇
虜不滅則臣請伏鐵鉞之法以謝陛下陛下雖
欲從之臣亦不敢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

之謂也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
飲是而醉者也蓋其樂習清之無事者則曰陛
下之立境高而天下之幸無事者則曰陛下
不能一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
欲當應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
不掃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節則聖
必其待勸勉而自疆善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
有爲而無所向往以爲標準亦卒歸於萎靡而
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
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

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
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以怠也况
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
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恐廢於國以永規諫而
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
側此其言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
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親武公之事二分宗及其
二而責其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千百千萬於武
公者臣雖不肖之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
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寧非無難之事之

可... 事之可... 少... 匱... 民... 所不... 何... 未... 循... 以...
見... 必... 循... 以...

他本見下
百夫

守之規... 聖明... 無事而... 恢復之... 大功易... 逐而一... 易者將...
守之規... 聖明... 無事而... 恢復之... 大功易... 逐而一... 易者將...

雖朝夕... 之意而已... 然罷兵...
雖朝夕... 之意而已... 然罷兵...

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
綱維解弛豐蔭萌生區區東南寧猶有
不勝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
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
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
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
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
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
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
見性之妙於古先聖二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

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
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
其所厭飲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
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
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
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
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
不動豈無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
不備乎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
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

下如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
而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
之則体用之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
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
外斷絕雖有不謂廓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
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矣也故自
古為真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
謠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
顛常闢之其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

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
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
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
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
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
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
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
布於來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質不為
不高學之下為不及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
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

而... 哉... 同... 臣... 有... 程... 顯... 者... 與... 其... 象... 願...
不傳之... 聖道... 明... 其... 功... 甚... 大... 俗... 儒... 淺... 相... 與... 博... 約... 遂... 使...
禮義... 有... 已... 鄙... 夫... 又... 以... 其... 言... 居... 必... 識... 敬... 動... 由...
學而... 加... 誦... 誦... 焉... 臣... 已... 略... 論... 於... 前... 矣... 夫... 世... 俗... 無... 道...
俱... 不... 學... 意... 如... 已... 之... 所... 為... 而... 後... 適... 於... 其... 意... 耳... 邪... 說...
肆... 行... 人... 心... 頗... 僻... 無... 所... 忌... 憚... 乃... 至... 於... 此... 此... 正... 閔... 焉...
父... 之... 所... 深... 憂... 也... 今... 衰... 頹... 等... 所... 著... 之... 書... 頗... 藏... 冊... 府...
陛... 下... 試... 取... 而... 觀... 之... 聖... 學... 高... 明... 必... 將... 有... 默... 在... 契... 合...
而... 見... 諸... 行... 事... 者... 若... 遠... 於... 此... 賜... 一... 言... 以... 表... 章... 之... 則...
正... 心... 之... 效... 不... 惟... 自... 得... 而... 所... 以... 正... 人... 心... 亦... 在... 是... 矣...
伏... 惟... 陛... 下... 若... 夫... 管... 商... 功... 利... 之... 說... 則... 又... 陋... 矣... 陛... 下...
深... 留... 聖... 意... 所以... 取... 之... 者... 則... 以... 既... 斥... 儒... 者... 之... 道... 為... 常... 談... 死... 法...
而... 天... 下... 之... 務... 日... 至... 於... 前... 彼... 浮... 屠... 之... 學... 又... 不... 足... 以...

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彊兵或
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
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
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
所以為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悞
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
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苛可
喜之說
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
常談
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
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
下

臣之
聖賢而
辨禹湯文武周孔之
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
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
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
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
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矣幸丑再見又嘗
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

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

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昔而固欲攻
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介而不
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為
才謀其私也夫豈知有頃也夫豈知有頃也夫
用之流一也而不復及不惟臣之奏言自變已
迫逐其私也夫豈知有頃也夫豈知有頃也夫
國之計也夫豈知有頃也夫豈知有頃也夫豈
之計也夫豈知有頃也夫豈知有頃也夫豈
言也夫豈知有頃也夫豈知有頃也夫豈

勝其愛也

臣等竊以... 野人食... 伏惟陛下哀憐財

陛下見其所論懇切誤謂尚伏惟陛下哀憐財
堪使令故復具奏伏乞聖察
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
幸臣之所論雖為一時之弊然其規畫實皆治
其時之異而其為道未嘗不同此臣之言所以
非徒言其於今日而只將有絕於後也其萬死
或微言不取盡伏惟聖慈憐臣愚忠赦其萬死
臣熹誠皇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臣熹

